



红 楼 梦 与 百 年

劉夢溪 / 著

 CCTR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红楼梦与百年中国

刘梦溪 / 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与百年中国/刘梦溪著.
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5.6
(经世文库)

ISBN 7 - 80211 - 131 - 5

I . 红...

II . 刘...

III . 红楼梦 - 文学研究

IV . I207. 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6774 号

红楼梦与百年中国

出版发行: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(100035)

电 话:(010)66560272(编辑部)

 (010)66560273 66560299(发行部)

h t t p:www.cctpbook.com

E m a i l:edit@cctpbook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87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290 千字

印 张:28

版 次: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40.00 元

题序

人的一生，知遇最可贵，也最不易得。所以《文心雕龙》有“知音篇”，劈头就发为感慨：“知音其难哉？”学问文章亦复如是，见知于当代，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。所以陈寅恪宁愿相信：“后世相知或有缘。”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著作，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，由谁来完成这样的作品，接受群体中谁能成为当时或后世的真正“知音”，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角色固茫然若无所知，历史也无法预设。不只是知识和学养的问题，对他人和前人的著作能否具有“了解之同情”的态度，尤其重要，甚至还需要“有缘”。

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可谓深明此中三昧，他先就对阅读他的作品的人表示了相当怀疑的态度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自《红楼梦》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间，有多少读者、研究者，曾殚精竭智地想解开《红楼梦》的谜底，颇不乏痴心不改或谬托知己的“解味人”。研红解红的一大特色，在一个“痴”字，不痴不呆，不足以言红。“无故寻愁觅恨，有时似傻如狂。”第三回嘲讽贾宝玉的这首《西江月》，用来形容一些红迷和红学家，再合适不过。上句称“寻愁

冤恨”，当指女性读者；下句以“似傻如狂”相形容，自然是读者中的男性。“痴人说梦”这句成语，本来寓负面意涵，但如果以之概括历来红学研究者的痴情状态，反而有若合符契之感。

因此我的研究《红楼梦》，距离此门学问的专业水准，不知相差有几里许。主要是我用“情”不够专一，远没有进入痴的境界。不时为另外领域的其它学问所吸引，研究一段红学以后，就不想再研究了，老想告而别之。可是你看周汝昌和冯其庸两位先生，研红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周先生已是望九之年，然著书不辍，文章铺满南北报刊，电视讲论，神采飞扬。而且创辟胜解，愈出愈新，他新近两本研红著作的书名，一叫《红楼十二层》，一叫《红楼夺目红》。冯先生也已八十有二，仍研红不倦，不断有新书出版，不久前竟托人送来三大厚册《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》，装帧精美，气象万千，光是书前的序言就写了三万多字。卷首题诗，第一首起句：“老去批红只是痴。”第二首结句：“老去方知梦阮颠。”扉页图章，赫然四个篆书大字，正是“痴人说梦”。研红研到以“痴”对“颠”，晚生后学就不容易望其项背了。但研红也让他们变得更年青了。

周、冯两先生毕竟是科班出身，专业如此，成就骄人，精神可敬，但还不至于让人感到惊奇。值得惊奇的是另有一位出身名门的佳公子，部级干部，政务在身，却也为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而神魂颠倒。他承继已故红学家吴恩裕先生的衣钵，深研曹雪芹被抄家后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活动，特别是晚年著书西郊的踪迹。中华书局前些时出版他一本新书，题目是《说不尽的红楼梦——曹雪芹在香山》。最近他又发现了考证《废艺斋集稿》的新材料，证明《集稿》中的残文《瓶湖懋斋记盛》，

题序

对明代画家商祚所绘《秋葵图》的记述，渊源有自。我听了他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论文报告，也看了他在现代文学馆的电视演讲，甄别史料和考镜源流如数家珍，全身洋溢着学问的快乐。若非沉醉为学，痴心研红，断不是如今这个样子。此系何人？乃胡耀邦的哲嗣胡德平是也。

因为有了周、冯、胡三人的推动和带动，当下的红学由不得让人刮目相看。虽然不一定恢复往日的繁华，上世纪初由王（国维）、蔡（元培）、胡（适之）三大师儒建立的现代红学，庶几后继有人了。我个人颇敬佩周汝昌、冯其庸两先生孜孜不倦的学问精神，他们称得上红学的殉道者。孔子说：“人能弘道。”其实，道亦弘人。也许是基于出版家“审时度势”的敏锐眼光，中央编译出版社愿意出版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》的新一版。全书内容不变，只将原增订版后记加上“百年红学说索隐”的标题，作为本书的第十章。删去了初版跋语，原题序经润改移作后记。为减少舛误，特请《南方周末》的蔡军剑先生代为校阅。蔡君喜吾书，读《学术思想与人物》和《庄子》曾为之纠谬，故相识。本人研究方向早已转入其它学问领域，红学已成为我的旧相知。只不过藕断丝连，仍挥之不去。《红楼梦》十二支曲的《枉凝眉》写道：“若说没奇缘，今生偏又遇着他。”可以断章比喻我和《红楼梦》以及红学的关系。

2005年4月21日于中国文化研究所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题 序 | I - III |
| 第一章 《红楼梦》与百年中国 1 | |
| 引子..... | 1 |
| 上篇“遥望长安花雾隔，百年谁覆烂柯棋” | 2 |
| 下篇“百年顿尽追怀里，一夜难为怨别人” | 12 |
| 第二章 《红楼梦》与红学 17 | |
| 已成为显学的当代红学 | 17 |
| 一书以名学的缘由 | 23 |
| 红学的超学科特点 | 39 |
| 《红楼梦》与民族文化传统 | 41 |
| 红学与中国文艺学 | 48 |
| 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 | 58 |

| | |
|--|-----|
| 第三章 红学与曹学 | 61 |
| 曹学的缘起 | 61 |
| 曹雪芹身世经历的独特性 | 67 |
| 曹寅的历史地位 | 72 |
| 雍正夺嫡和曹家的败落 | 82 |
| 曹颙被抄家原因之我见 | 89 |
| 新材料暴露出来的矛盾 | 93 |
| 第四章 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与生机..... | 100 |
| 胡适和俞平伯: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 | 100 |
| 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 | 104 |
| 吴恩裕和吴世昌的贡献 | 109 |
| 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 | 115 |
| 危机中的生机 | 119 |
| 红学考证的范围及不平衡性 | 130 |
| 第五章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 | 138 |
| 索隐派红学产生的内在理路 | 138 |
| 早期索隐派猜测种种 | 140 |
|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一:明珠家事说 | 144 |
|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二:王梦阮和沈瓶庵的《红楼梦索隐》 及清世祖和董鄂妃故事说 | 146 |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：蔡元培的《石头记索隐》 | |
| 及康熙王朝政治状态说 | 160 |
| 邓狂言的《红楼梦释真》 | 166 |
| 遭到考证派打击之后的索隐派红学 | 178 |
| 索隐派红学产生的时代思潮与文化环境 | 189 |
| 索隐派的复活 | 193 |
| 索隐派红学的终结 | 214 |
| 第六章 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与发展 | 220 |
| 评点派与小说批评 | 220 |
| 王国维的《红楼梦评论》 | 228 |
| 俞平伯所代表的考证派红学与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合流 | 237 |
| 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 | 246 |
| 五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批评派红学：枝叶与花果 | 262 |
| 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 | 276 |
| 整理成果时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 | 287 |
| 第七章 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 | 293 |
| 如何看待《红楼梦》的“本事” | 293 |
| 被误解的俞平伯的“自传说” | 303 |
| 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| 313 |
| 第八章 拥挤的红学世界 | 32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上篇 红学论争 | 324 |
| 第一次论争:胡适与蔡元培论战 | 324 |
| 第二次论争:《红楼梦》的地点问题 | 326 |
| 第三次论争:《红楼梦》中的女性是大脚还是小脚 | 328 |
| 第四次论争:1954年的大讨论 | 331 |
| 第五次论争:李希凡和何其芳的笔墨官司 | 332 |
| 第六次论争:关于“狐胞孽”和“点犀盃” | 334 |
| 第七次论争:曹雪芹卒年会战 | 336 |
| 第八次论争:吴世昌与伊藤漱平辩论“棠村序文” | 338 |
| 第九次论争:《废艺斋集稿》的真伪 | 339 |
| 第十次论争:曹雪芹画像问题 | 342 |
| 第十一次论争:所谓曹雪芹佚诗 | 349 |
| 第十二次论争: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 | 354 |
| 第十三次论争:红学三十年的评价问题 | 360 |
| 第十四次论争:什么是红学 | 362 |
| 第十五次论争:潘重规与徐复观的笔战 | 366 |
| 第十六次论争:赵冈与余英时讨论《红楼梦》 的“两个世界” | 370 |
| 第十七次论争:唐德刚与夏志清之间的红楼风波 | 373 |
| 中篇 红学公案 | 378 |
| 公案之一:钗黛优劣 | 378 |
| 公案之二: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 | 380 |
| 公案之三:《红楼梦》有没有反满思想 | 382 |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公案之四：第六十四、六十七回的真伪问题..... | 383 |
| 公案之五：甲戌本《凡例》出自谁人之手 | 385 |
| 公案之六：《红楼梦》的版本系统 | 386 |
| 公案之七：曹雪芹的籍贯 | 387 |
| 公案之八：曹家的旗籍问题 | 390 |
| 公案之九：靖本“迷失” | 393 |
| 下篇 红学之谜和红学“死结” | 395 |
| 其一：四条不解之谜 | 395 |
| 其二：三个死结 | 400 |
| | |
| 第九章 红学呓语..... | 402 |
| 上篇“食尽鸟投林” | 402 |
| 下篇“这鸭头不是那丫头” | 411 |
| | |
| 第十章 百年红学说索隐..... | 418 |
| 蔡元培《石头记索隐》的再检讨 | 418 |
| 曹雪芹何以最恶“妾妇之道” | 421 |
| 《柳如是别传》与《红楼梦》 | 423 |
| | |
| 后 记..... | 428 |
| 红学参考书目..... | 430 |

第一章 《红楼梦》与百年中国

引 子

我所说的百年中国，是指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，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，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。《红楼梦》里叙述贾家的来历，说自国朝定鼎以来，赫赫扬扬，已历百载。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，是为 1644 年，至曹雪芹写作《红楼梦》，甲戌本的底本是 1754 年的再评本，已称披阅十载、增删五次，上推十年，是 1744 年（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），距 1644 年恰好一百年。而《红楼梦》研究，如果从 1904 年王国维发表《红楼梦评论》开始，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。

这一百年的中国，闹闹嚷嚷，不可终日；这一百年的红学，也是闹闹嚷嚷，无有竟时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好了歌注——“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”，是百年中国的写照，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。杜甫诗云：“闻道长安似弈棋，百年世事不胜悲。”陈寅恪亦有诗云：“一局

棋枰还未定，百年世事欲如何”；“遥望长安花雾隔，百年谁覆烂柯棋”；“此日欣能献一尊，百年世局不须论”^①。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不大清楚，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？潘重规先生写过《红学五十年》、《红学六十年》，我本人写过《红学三十年》。现在该有人来写《百年红学》了。

上篇“遥望长安花雾隔，百年谁覆烂柯棋”

百年红学，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？这里用得上《红楼梦》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：“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，人口虽不多，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，虽事不多，一天也有一二十件，竟如乱麻一般，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。”百年红学的事情，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。只好举其突出之点，略志梗概。

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。

第一，中国现代学术是以《红楼梦》研究开其端的。中国是学术大国，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、清代朴学、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，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。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：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；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。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，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，少知性传统。但到了清中叶，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

^① 参见《陈寅恪诗集》第126、127、107页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。

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。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；一曰审名实，二曰重佐证，三曰戒妄率，四曰守凡例，五曰断情感，六曰汰华辞^①。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，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。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，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，是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^②。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，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，但也只是萌芽而已。真正现代学术之开端还是在晚清，欧风美雨袭来，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，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，寻求新解。

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。1898年严复发表《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》，1902年梁启超发表《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》和《新史学》，1904年王国维发表《红楼梦评论》，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^③。其中尤以王国维的《红楼梦评论》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，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，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。在时间上，《红楼梦评论》比蔡元培的《石头记索隐》早十三年，比胡适发表《红楼梦考证》早十七年。如果说王、蔡、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、红学索隐、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

① 参见《太炎文录初编·说林下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第四册，第119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② 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尝言：“凡真学者之态度，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。”参见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第40页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③ 参阅拙稿《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》，载《中国文化》第六期，北京三联书店、香港中华书局、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。

范，那末王静安先生的《红楼梦评论》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。

第二，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，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，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。有的是自觉卷入，有的是被迫卷入，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。王国维之外，蔡元培、胡适之、陈独秀、顾颉刚、俞平伯、吴宓等，都写过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专著或单篇论文。“五四”前夕，吴宓、陈寅恪、汤用彤、俞大维在哈佛留学，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，请吴宓讲《红楼梦》，后来这篇演讲以《红楼梦新谈》为题，在刊物上公开发表。演讲时间为1919年3月2日。3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，写了一首七律：

等是閑浮夢里身，夢中談夢倍酸辛。
青天碧海能留命，赤县黃車更有人。
世外文章歸自媚，燈前啼笑已成尘。
春宵絮語知何意，付與勞生一嘆神。^①

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《红楼梦》的见解，也都在1921年胡适发表《红楼梦考证》之前。1945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《红楼梦》系列论文，连载于《流星》、《成都周刊》等杂志。直到晚年，吴宓仍以对《红楼梦》有特识独见自居。陈寅恪的著作中，也每以红楼为喻，增加理趣。

① 原载《雨僧日记》，《陈寅恪诗集》收入，载于第7页，写作时间署“1919年3月”。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：“虞初号黃車使者”。

陈独秀也写过研究《红楼梦》的长篇文章，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，题目是《红楼梦新评》，署名佩之。蔡元培的《石头记索隐》，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。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，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。胡、蔡论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。《红楼梦》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，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。胡适批评蔡元培的《索隐》是“牵强附会”的“猜笨谜”，蔡元培回答说：“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，正是中国文人习惯”，《红楼梦》的内容很“值得猜”。对此胡适起而回应，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：“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，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。”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，措辞亦相当尖锐，但态度温婉忠厚，不失学者风度。

王、蔡、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，他们出面大谈红学，影响是很大的。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年的《索隐与自传说闲评》一文，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。他写道：

红学为诨名抑含实义，有关于此书之性质。早岁流行，原不过纷纷谈论，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“学”也。及清末民初，王、蔡、胡三君，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《红楼梦》，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。^①

“师儒”一词，显然用的是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，“田骈之属皆已死，齐襄王时，而荀卿最为老师”之义。应该承认，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

^① 参见《俞平伯论红楼梦》第114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。

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,是很有见地的。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,就学科的树义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。事实上,在王、蔡、胡的影响之下,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,连现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,在三十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《红楼梦》的长篇论文,题目是《红楼梦悲剧之演成》,连载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《文哲月刊》。此外,古文字学家容庚,敦煌学家姜亮夫,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,唐史研究专家唐长孺,社会活动家王昆仑先生,文学史家郑振铎、阿英、李长之、刘大杰等,都写过有关《红楼梦》的专文或专书。

至于五十年代以后,跻身于红学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。翦伯赞、邓拓、郭沫若、王力、郭绍虞、韩国磐、傅衣凌、程千帆、郑朝宗等等,一口气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,而且不包括专门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。我使用的是贾宝玉提倡的“疏不间亲”的原则。另外旅居海外的赵冈教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出《红楼梦新探》,余英时教授以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写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。柳存仁、周策纵两位先生,早已被视为红学中人,但他们毕生治学,另有伟绩,重点绝不在红楼。潘重规先生固然以红学名家,但其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的成就,早为学术界所瞩目。冯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颇治红学,且成就卓著,但他同时也治艺术考古和谱牒之学。最近,旅居北美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,也对红学发生了兴趣,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,汪荣祖先生推荐给我,已发表在《中国文化》第十期,今年七月即可与读者见面。我初步印象,这是近年来《红楼梦》研究领域颇有特见的文章,相信出来后红学界会有相当的反响。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国经济史和人口史,退休以后转而注